



故乡的眷恋

田溯

我思念的故乡——昭通，是嵌在乌蒙山褶皱深处的一方热土。金沙江自虎跳峡奔涌而来进入昭通境内，在巧家、永善、绥江、水富的臂弯里逶迤东去，水势浩荡，一路高歌，最终在水富市向家坝汇入万里长江。江水之上，溪洛渡、向家坝、白鹤滩三座大型水电站巍然耸立，如巨人挽臂，将桀骜的激流化为明镜。数百里高峡平湖波光潋滟，湖滨新城拔地而起，江流被雕琢成一颗明珠，既照亮了“西电东送”的辉煌大道，亦映照着沿江村落脱胎换骨的盛世新颜。

山是骨骼，水是血脉，历史则如深埋地底的矿藏。赤水河发源于镇雄县赤水河镇，潺潺清流自此奔涌，谱写了“四渡赤水”的壮阔篇章。“扎西会议”的灯火，曾点亮威信县扎西镇漆黑的夜空，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行之路。“乌蒙磅礴走泥丸”的雄浑气魄，正是这片土地的魂魄写照——磅礴的乌蒙山，却被红军踩作脚下泥丸，这是何等的胸襟！千年古隘豆沙关兀立于盐津县关河之畔，石壁上唐朝使者袁滋持节册封南诏王异牟寻的摩崖题记，宛如一位静默的老者，见证着秦开“五尺道”的千年足迹、历代王朝的兴衰荣辱、关河纤夫的艰辛身影、乌蒙山河的沧桑变迁。而今映入其眼帘的，是千年古驿（河）道与现代柏油路、高速公路、铁路并行共存的时空奇迹。

这片土地从不吝嗇以丰饶滋养它的儿女。彝良小草坝天麻名扬四海，鲁甸龙头山汉代乐马厂诉说着“朱提银都”的辉煌，大关黄连河的百瀑滋养着中国西南特有的箬竹林，镇雄五德天坑以博大的胸怀吸纳日月星辰的光辉，昭阳区大山包湿地为黑颈鹤越冬提供温暖的驿站。翼装飞行者自乌蒙之巅纵身跃下，如惊鸿掠空，在天际间划出自由的弧线。那飞翔的身影，竟与黑颈鹤振翅时的舞姿遥相呼应——生命无论以何种姿态舒展，都能在此找到安放与绽放的空间。

人文之风千百年传承，如地下伏流悄然流淌，又似喷涌激浪声震山川。汉《孟孝琚碑》和朱提故城遗址，见证着中原汉文化与西南民族文化的交融互鉴。从民国时期“云南王”龙云、卢汉的风云岁月，到红九军团团

长、新四军副军长罗炳辉将军金戈铁马的传奇征程，再到永善籍曾泽生将军率领志愿军第50军奋勇征战……一代代昭通儿女用实际行动书写着家国担当。

楚辞学巨擘姜亮夫先生、敦煌学名家赵声良先生，以及以著名作家（诗人）胡性能、雷平阳、潘灵、夏天敏、吕冀为为代表的“昭通作家群”，在文坛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他们以故乡母亲的乳汁为墨，以山川大地为笔，扎根脚下这片土地，书写波澜壮阔的乌蒙山之歌，铸就昭通“中国文学之乡”的金色牌匾。

如今再看故乡，早已路网纵横，“银鹰”起降，昔日“咽喉西蜀，锁钥南滇”的险阻已化作八方通衢。脱贫攻坚的春风吹散了贫瘠的阴霾，乡亲们搬出深山，融入城镇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昭通古城里，昔日商贾宅院重焕生机，灯笼高挂、丝竹声声，南方丝绸之路的繁华盛景仿佛穿越时空，重现眼前；北部新区高楼林立，昭通大道霓虹璀璨；水富市扼守云南北大门；中铝绿材（昭通）铝基新材料有限公司落户昭阳区青岚岭回族彝族乡；镇雄南部新区街道宽敞，车水马龙，赤水河（镇雄）西南大通道供应链中心生机勃勃……

我生于斯，长于斯，衣襟浸润着赤水河的浪花，血脉里奔涌着金沙江的水，骨骼里沉淀着乌蒙山的岩石。犹记经年顶风冒雪，走遍昭通11个县（市、区）150个乡镇（街道）；在黄桷树上的铁索桥、罗甸河畔的油菜花、马楠山的草甸羊群、溪洛渡的花椒园、白鹤滩的甘蔗林，如同一幅幅故土剪影，时常萦绕在星辰眨眼、夜雨淅沥的梦中……

彼时种种，今朝想来，不仅是职责所系，还是汲取地气、强身壮骨、净化心灵的人生课堂。那些风雨兼程、跌宕起伏的岁月里，也曾有诸多是纷纷扰扰来，但大都在春风化雨间、在山路弯弯的足迹里、在农家院坝的温情中渐渐消散。那些残存的坎坷与伤痕，也在夜深人静的灯光下、在苏轼和辛弃疾的

诗词里不治而愈。

如今回首，一些曾经熟悉的面孔或身陷囹圄、神色黯淡，或众叛亲离、无处安身，不由让人唏嘘感叹。故道家关于命运的核心观点是“我命由我不由天”，强调个人可通过修身立德、发挥主观能动性把握自身命运，我亦深以为然。一个人最终结局的好坏，皆由其三观、心念与言行日积月累而成，这与佛家“因果报应”的处世理念不谋而合。

而我于喧嚣尘世、灯红酒绿之中，谨遵父辈和良师教诲，修心定性，淡然抑欲，以忍让为怀，对世间万物、人情冷暖，皆以禅心相待，努力践行“化干戈为玉帛”的处世之道。是以安然立身，虽历经数十载岁月之风霜雪雨、职场生涯之跌宕起伏，然征旅至今未跌倒受伤。对镜虽见白发添霜、容颜渐改，然此乃自然规律，又何须黯然神伤？更幸身无恶疾，心若菩提，终得享兰庭晚霞、清风明月，朝夕太极，夕练剑法，夜读醒世之书。偶有故友来访，便焚香煮茶，漫话尘间趣事，闲聊国际风云；更喜厨房操弄，炒锅滋滋作响，萝卜瓜豆甜，油炸花生香，一缕缕乡愁与些许尘烦便融化在氤氲香气与清冽酒浆中。

钢筋水泥或许抬高了地平线，却始终高不过乌蒙山的脊梁；山峦河谷万重，却挡不住思念故乡的目光。人们常说：“到不了的是远方，回不去的是故乡。”远方永远没有终点，对故乡的思念也从未断绝。故乡的山草木木，是我肌骨深处的营养，是生命里最深的烙印，是心灵疲惫时的港湾，是此生难以回报的恩情。

一轮甲子弹指而过，职业生涯也迎来了解甲归田的时刻。壬寅年腊月的某个清晨，翻阅红头文件，“同意退休”几个宋体字映入眼帘，不禁百感交集，心却安然平静。一个从偏远山村的小学校里走出来的懵懂少年，到如今立于光阴彼岸回望，那些曾让我跌撞碰撞的崎岖山路，竟在记忆里镀上了一层温润的金边——每一处坎坷，都有故乡温暖的巨手在默默搀扶。

唯愿故乡风调雨顺，故人安康；唯愿这盛世长歌永续，恰如亘古的金沙江水，浩浩荡荡，奔流不息。

群山如烈马

陈正强

山风是烈马的呼吸，时而轻柔，时而狂烈。春风拂过，草木抽芽，群山如烈马卸下冬装，换上鲜嫩的绿鬃；蹄下的野花次第绽放，仿佛散落的璎珞，为这匹“巨兽”增添了几分柔情。夏风骤起，乌云翻滚，群山如烈马遇敌，鬃毛倒竖，怒目圆睁；雷声是它的嘶鸣，暴雨是它的汗水，山石滚落的轰鸣则是它踏碎障碍的蹄声，声势浩大，震慑人心。秋风掠过，层林尽染，群山如烈马历经征战，鬃毛染上金红，既有浴血奋战后的疲惫，也有凯旋的荣光。冬风呼啸，白雪覆盖，群山如烈马披甲上阵，银装素裹，锋芒毕露，在苍茫天地间坚守着最后的阵地，沉默而威严。

山间的溪流是烈马的血脉，清澈而灵动，奔腾不息。它们从山巅发源，顺着“马骨”的纹路蜿蜒而下，时而平缓流淌，如烈马休憩时的低吟；时而跌落悬崖，如烈马扬蹄时的长啸。溪水撞击岩石的声响在山谷间回荡不绝，与林间的鸟鸣、山风的呼啸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一曲雄浑壮阔的自然交响乐。饮过溪水的草木越发葱郁，喝过溪水的鸟兽越发灵动，这股源自烈马心脏的甘泉，滋养着山间万物，也让群山的“马性”多了几分温润与生机。

我曾在黄昏时分沿着山间小径攀登，脚下的碎石咯着鞋底，仿佛踏在烈马的背脊上，能清晰地感受到它沉稳的心跳。登上山顶时，夕阳正缓缓沉入西山，余晖将群山染成一片橘红。此刻的群山如烈马归厩，褪去了白日的躁动，多了几分安详与静谧。峰峦

的轮廓变得柔和，山脊的线条越发绵长，恰似烈马垂下的鬃毛，覆盖着苍茫的大地。远处的村落炊烟袅袅，与山间的云雾融为一体，为这匹“烈马”披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，增添了几分人间烟火气。

夜色渐浓，繁星点点，群山如烈马静卧休憩，却依然保持着警觉的姿态。月光洒在岩石上，如银甲般闪亮；山间的虫鸣是它均匀的呼吸，偶尔传来的狼嚎则是它梦中的呓语。站在山顶仰望，星河浩瀚，群山巍峨，顿觉自身渺小如尘埃。这匹跨越了千万年的“烈马”，见过沧海桑田，历经风雨变迁，却始终保持着那份原始的野性与不屈的傲骨。

下山时，回望那片沉睡的群山，我忽然明白：它们不仅是大地之脊梁，还是精神的图腾。如烈马般的群山，教会我们何为自由，何为坚守，何为不屈不挠。它们不受世俗的束缚，不为名利所惑，用最本真的姿态屹立于天地之间，守护着一方水土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。

或许，每个人心中都有这样一匹“烈马”，它代表着对自由的向往，对梦想的执着，对困境的不屈，而群山如烈马，便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。它时刻提醒着我们，无论生活多么平淡，都不要忘记心中的那份野性与豪情，要如烈马一般，勇敢地驰骋在人生的旷野之上。

乌蒙山的褶皱深处，静卧着一位大地的隐士。它无需种子破土，不仰赖绿叶承光，只在滇东北的泥土深处，完成一场历时数年的默然修行。这便是昭通天麻——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被称作“定风草”的精魂，更是云贵高原东北一隅，风土人情无声的注脚。

北纬27°、海拔2000米以上的昭通地区，是自然为天麻精准调校出的“黄金产地”。云雾在此似有灵性，浓淡得宜，既滤去了骄阳的直射锋芒，又温柔地留存下丰沛的漫射天光。这里年均气温仅15℃，气候凉爽却绝不酷寒，天麻遂得以从容生长，在时光中不动声色地凝练内在精华。

晨雾尚未散尽，昭通古城的铺面便次第响起卷帘门掀起的哗啦声。街口的风裹挟着坝子特有的湿润，拂过药柜，惹得那些晒干的天麻块茎轻轻相碰，发出细碎的沙沙响动。店铺的主人大多是来自四乡八镇的异乡人，有人童年便与这浅褐色的块茎结缘，有人则在岁月的磨砺中与天麻相识相知。这方风物，慷慨地馈赠了他们人生中最初的几桶金。

古城深巷里，商贩鲁琴的砧板上刀光闪烁，总免不了带起些天麻的微屑。天麻、三七在玻璃罐中安然入睡，西洋参的根须在湿润的空气里悄然舒展，药材特有的清苦香气在门帘下交织，默默织补着进城务工者与留守商户共有的生计经纬。隔壁“彝良天麻”的朱漆招牌正浸在朝阳里，五六家不同名号的药材铺子比邻而立、层叠错落，竟似昭鲁坝子梯田间那一道道沉默的等高线，稳稳地托住了市井生活的烟火气。

“最热闹的那些年，街上人密得几乎能闻到（方言：嗅到）前面行人后脖颈上的汗气。”杨家牌坊街边，一位赵姓老人用竹篾扫帚轻拂着门楣，40年前的景象仿佛在空中显影。那时的她踩着小板凳叫卖，背篓里沾着湿黄泥的天麻，宛如刚从山神指缝里漏下的金子。如今，玻璃柜台取代了竹编背篓，天麻在射灯下矜持陈列，却再难见到蹲在门槛边上执拗还价的采药人了。

沿文渊街的店铺前行，各式招牌一字排开：彝良天麻、邓哥天麻、小草坝天麻、云川天麻……悬挂在门楣上的木质招牌，仿佛时空罅隙里的古老符咒，无言地守护着昭通人心中关于苍茫山野的最后一份记忆。

霜降过后，麻农便进山挑选树龄7年以上的栎树，将其截断、劈出“鱼鳞口”，静待蜜环菌自然接种。天麻的生长，是一场与蜜环菌终身博弈的共生之旅。昭通独有的栎树林与微酸性土壤，为蜜环菌铺就了适宜生长的温床。在不见天日的泥土下，天麻与菌丝彼此缠绕，共生亦相克——菌丝妄图侵袭天麻以掠夺养分，岂料天麻天赋异禀，竟能反噬菌丝为己所用。这种黑暗中的生存智慧，被麻农们质朴地称作“吃菌还魂”。

待到来年立冬，方是天麻的采挖时节。“土里的宝贝，要睡足3年才好。”麻农们不用锄头，只徒手轻轻刨开泥土，如同考古学家般心怀敬畏。他们恪守祖训：“见白不收，见老不留”——太嫩的不惊扰，过老的天麻留作种麻，这是山民世代相传的采挖智慧。新出土的天麻带着山土的清新，用稻草轻拭后，便露出黄白色、半透明的身体，在阳光下温润如璞玉。当地老者说，顶好的“明天麻”，对着光能清晰地看见内里流转的天

昭通天麻记

唐龙泉飞

然纹理。

掌中握着刚洗净的鲜天麻，温润如未经雕琢的璞玉，那沉甸甸的质感，是泥土深处漫长光阴的沉淀，也是大地无声的言语。人们总想辨识出昭通天麻的真身，口耳相传着古老的口诀：“鹦哥嘴，点轮环，肚脐眼，角质面。”这朴素智慧，竟与《中国药典》中的精微标准遥相呼应：其规定天麻素含量不得少于0.2%，而昭通天麻普遍超过1%。

天麻在昭通，早已超越了药材的界限，融入了日常的滋味与烟火之中。天麻汽锅鸡：以本地乌骨鸡为食材，佐以薄如蝉翼的天麻片，在陶制汽锅中慢蒸4个小时，汤色澄澈，天麻的甘淡丝丝入扣，融于每一滴醇汤。天麻火腿粥：用天麻与宣威火腿同煮，米的温润、火腿的咸鲜、天麻的清冽，在唇齿间达成奇妙的平衡。天麻蘸蜂蜜：鲜切天麻片裹上金黄的土蜂蜜，是山民劳作归来最朴素的能量慰藉。这些吃法的背后，沉淀着高原人家“药食同源”的古老生存哲学。

如今，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，昭通天麻产业早已枝繁叶茂。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林下仿野生种植的探索起步，至今已形成集种子繁育、规范种植、精深加工、品牌营销于一体的全产业链。昭通是世界天麻的原产地，也是全国优质乌天麻种植核心区，是“中国乌天麻之乡”的美誉当之无愧。据统计，2024年，昭通天麻种植面积达11.57万亩，年产量达5.82万吨，综合产值达93.91亿元。这沉甸甸的“金豆子”，辐射带动2.78万户农户、12.22万群众增收，间接吸引15万人投身相关产业。

专家曾为昭通天麻的高附加值开发“把脉开方”，提出“顶天立地”的发展路径：“顶天”，即依托前沿科研，探索天麻的化学结构与独特药理活性，如神经保护作用及其在阿尔茨海默病、帕金森病等防治方面的潜力，奠定国际领先的科技根基；“立地”，则深入挖掘其“药食同源”特性，大力开发功能性食品、药妆、膳食补充剂等大众产品。二者如车之双轮，缺一不可。

昭通天麻，是乌蒙山腹地写给世界的一封无字密信。它无需言语，其存在本身就是地理、气候、生物与人文共同挥毫落笔的杰作。当我们啜饮一碗天麻汽锅鸡汤，用舌尖品味其甘淡时，何尝不是在解读一片土地深藏的风物密码？那滋味，是时光在山川与生命之间达成的精妙默契。

这种隐士般的植物，在黑暗中无声生长，却最终让尘世尝到了山魂的滋味。它让我们懂得：大地最深的奥秘，有时恰恰以最沉默的方式滋养着人间烟火。

